望溪先生文集

望溪先生文集卷六

書

與閻百詩書

昨所論孔子伋子張欲師有若而記載子張死曾子有毋之喪則曾子問一篇皆毋在時所講問可正子瞻所譏於程子之誤宜筆於書至病程朱刪易經字則不敢不多爲反覆蓋專易經字者漢儒之病也程朱所刪易甚少而皆依於理僕每見周秦以前古書字形與聲近則衆書所傳多異即一書諸本中亦有增損改易竊歎古書不可通者多以字譌而人莫能辨也如商書自周有終酒誥爾尙克羞者惟君解者支離牽合終不可通

若君與周互易則其義不待詁而明矣蓋篆體二字本形似也韓退之羅池廟詩乃此方之人惟侯是非按其前後辭意昭然明白而此以形訛北惟以聲訛爲子瞻不能辨又自爲之說而大書深刻焉則其讀書觀理之不詳可見矣莊子外篇舜將死眞泠禹曰不易爲遺介得乎史記封禪書至梁父矣而德不洽謂梁父非衍可乎僕嘗自恨寡陋見古書字訛無所證據而不敢擅易願得博極羣書者以正之故欲化足下之成心而求助焉非敢以辯難明惟足下鑒之

與孫以衛書

昔歸震川嘗自恨足跡不出里閈所見聞無奇節偉行

可紀承命爲徵君作傳此吾文所託以增重也敢不竭其愚心所示羣賢論述皆未得體要蓋其大致不越三端或詳講學宗指及師友淵源或條舉平生義俠之迹或盛稱門牆廣大海內嚮仰者多此三者皆徵君之末迹也三者詳而徵君之志事隱矣古之晰於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太史公傳陸賈其分奴婢裝資瑣瑣者皆載焉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備矣故嘗見義於留侯世家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也宋元諸史若市肆簿籍使覽者不能終篇坐此義不講

耳徵君義俠含楊左之事皆鄉曲自好者所能勉也其門牆廣大乃度時揣己不敢如孔孟之拒孺悲夷之非得已也至論學則爲書甚具故並弗採著於傳上而虛言其大略昔歐陽公作尹師魯墓誌至以文自辨而退之之誌李元賓至今有疑其太略者夫元賓年不及三十其德未成業未著而銘辭有曰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則外此尚安有可言者乎僕此傳出必有病其太略者不知往者羣賢所述惟務徵實故事愈詳而義愈隘今詳者略實者虛而徵君所藴蓄轉似可得之意言之外他日載之家乘達於史官愼毋以彼而易此惟足下的然昭晰無惑於羣言是徵君之所賴也於僕之

文無加損焉如別有欲商論者則明以喻之

答喬介夫書 原集題書答友起數行不明書開海口及車邏河事蓋刻文時有顧忌也先生曾孫傳貴刊集外文重出此篇題作答喬介夫書今從彼本而仍編於此鈞衡識

蒙論爲賢尊侍講公作表誌或家傳以鄙意裁之第可記開海口始末而以侍講公奏對車邏河事及四不可之議附焉傳誌非所宜也蓋諸體之文各有義法表誌尺幅甚狹而詳載本議則擁腫而不中繩墨若約略翦截俾情事不詳則後之人無所取鑒而當日忘身家以排廷議之義亦不可得而見矣國語載齊姜語晉公子重耳凡數百言而春秋傳以兩言代之蓋一國之語可詳也傳春秋總重耳出亡之迹而獨詳於此則義無取

今試以美語備入傳中其前後尚能自運掉乎世傳國語亦邱明所述觀此可得其營度爲文之意也家傳非古也必阨窮隱約國史所不列文章之士乃私錄而傳之獨宋范文正公范蜀公有家傳而爲之者張唐英司馬溫公耳此兩人故非文家於文律或未審若八家則無爲達官私立傳者韓退之傳陸贄陽城載順宗實錄順宗在位未踰年而以贄與城之傳附焉非所安也而退之以附焉者以附實錄之不安尚不若入私集之必不可也以是裁之東灘河議必附載開海口語中以俟史氏之採擇於義法乃安凡此類唐宋雜家多不講有明諸公亦習而不察足下篤思而詳論之則知非僕之

臆說也

與翁止園書

苞白止園足下僕晚交得吾子心目間未嘗敢以今人相視及遘禍所以憫其顚危開以理義者皆不背於所期是吾子所以交僕之道已至也有疑焉而不以問則於吾子之交爲不稱故敢暴其愚心近聞吾子與親戚以錐刀生隙嘖有煩言布流朋齒雖告者同辭僕堅然信其無有然蘇子有言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毋吾子之夙昔尙有不能大信於彼人者乎僕往在京師見時輩有公爲媟嬻者靑陽徐詒孫曰若無害彼不知其不善而爲之也吾儕有此

則天厭之矣昔叔孫豹以庚宗之宿致餓死叔向娶於巫臣氏而滅其宗蓋修飭之君子不獨人責之天亦責之詒孫之言可謂究知天人之故者也僕自遘禍汞思前愆其惡之形於聲動於事者無幾也而遂至此極者既將以士君子爲祈嚮而幽獨中時不能自灑濯故爲鬼神所不宥吾子高行淸德豈惟信於朋友雖鄉里閒愚無知者猶歆羨焉然則子之行身其愼矣哉僕又聞古人之有朋友其患難而相急通顯而相致皆未務也察其本義蓋以勸善規過爲先僕自與人交雖素相親信者苟一行此必造怒而逢尤僕每以自傷然未敢以忖吾子於前所聞既信吾子之必不然於後所陳又信

吾子必心知其然是以敢悉布之

與李剛主書

九月中自塾上歸附書相問而息耗久不至仲冬望後二日或致函封發之則太夫人行述也呼兒章讀之篇終而鄧君長人之狀附焉驚痛不能夕食太夫人耄而考終在仁孝者猶難爲懷況重以長人之夭枉乎此子天民之秀非獨李氏所恃賴也僕不能自解豈能爲吾兄解然有區區而欲言者言之則非其時而重傷吾兄之意不言則於交友之道爲不忠是以敢終布之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僕平生所遭骨肉閔凶殆人理所無患憂危蹙中每自念性資迫隘語言輕肆與不

祥之氣實有相感召之理以吾兄之德行醇懿而衰暮
惟此語天之道有不當然者竊疑吾兄承習齋顏氏之
學著書多訾謷朱子習齋之自異於朱子者不過諸經
義疏與設教之條目耳性命倫常之大原豈有二哉此
如張夏論交曾言議禮各持所見而不害其並爲孔子
之徒也安用相詆訾哉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孔孟以後
心與天地相似而足稱斯言者舍程朱而誰與若毀其
道是謂戕天地之心其爲天之所不祐決矣故自陽明
以來凡極詆朱子者多絕世不祀僕所見聞具可指數
若習齋西河又吾兄所目擊也僕自今年來食飲益衰
塞外早寒得上氣疾幾死者再竊恐一旦委溝壑則終

無以此闇於左右者是僕負吾兄夙昔相愛重之誼而
死有餘責也昔泰伯無子伯魚早喪況吾兄子姪甚殷
固知所陳理弱情鄙不足移有道者之慮然君子省身
不厭其詳論古不嫌其恕儻鑒愚誠取平生所述訾謷
朱子之語一切薙芟而直抒己見以共明孔子之道則
僕之言雖不當而在吾兄爲德盛而禮恭所補豈淺小
哉聞太夫人旣祔葬僕身拘綴兒章疹後不可以風將
使獻歲赴弔先此代唁并呈長人哀辭其遺腹若天畀
男也則速以報我臨簡哽咽不盡欲言

與安徽李方伯書

得來教忻悚合幷執事服官有年聲績顯布中外尚恐

民治有缺越二千里而詢於愚儒今而知所至稱賢不苟然也安徽諸郡吏民所公患莫若採鐵初額僅七萬觔有奇大府上言宜撥移產鐵之地部議駁責轉加三倍自是無敢及此者儻能與有司詳議白大府密劄奏聞而陰有以慰戶部及內府諸郎吏之心然後露章以請則無襲者壅遏之患矣又凡害之已見者人知憂之而伏積於無形者則昧焉往者遂甯張公子爲懷甯縣令詢周官荒政弛山澤之禁令民得縱漁樵自是以後歲小祲衺惡民千百爲羣決隄防毀墳禁莫可禦止古者山澤隸於官故弛其禁以利民今則民力所自營而租賦之所從出也可任其相劫奪乎用此二十年中舉

陞陂池少遠於宅舍者民皆棄置而不務葺息薪材魚鱉價踴三倍使常利坐失於伏闇之中而亂心生於理平之日非早遏其流異日必爲亂本昔宓子治單父齊師將至父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使邑人出自刈傅郭者三請宓子不許曰簡使齊人刈之令吾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此仲尼之徒深明於先王以道立民之意也其他法久弊生而宜革者如鋪設總甲以稽竊賊而爲賊謀主江置汛地以防大盜而爲盜窟宅里立鄉約保正以息爭祭訟而鬭辨繁興蔽生執事久官南中閱此必熟矣若能與所司詳議而改紀之俾良有司奉行有成效則下其法於諸郡非一時之利也凡茲所

陳或關於大府或責之有司或議於同官執事皆可爲之樞紐若官中之事以執事之仁明必曲得其次序久矣無待於某之瀆告也

與安溪李相國書

老母數日痰氣襲逆倍甚於前晝夜無甯晷某於此時尚何心及外事而有不得不爲閣下言者昨聞某官虧空一疏遠近爭駭果用其議則旬月中故吏誅戮者數千人械繫而流者數千家期年之內天下郡縣承追之吏奪官者十八九凡今之吏孰是畏名義而輕去其官者操之太蹙必巧法別取以求自脫恐繼自今愚民得安其生者鮮矣聞大司寇韓城張公止其議至再三彼

於同官尚不忍其動於惡況閤下日與
天子議政於廟堂而可使國立謗政民滋其毒哉又聞
在事者多云
天子不嘗殺人將從末減放流而止耳嗚呼刑罰之施
惟其當否耳使所虧庫金果羣吏侵欺以便其身家雖
誅戮之不為厲而陷此者多困於公事採辦與大吏之
誅求其坐驕奢不節者十無一二焉故數十年來執法
者明知其弊而姑寬假之若以放流為輕罰而可亟施
則未知其去死刑一間耳即以某身言之
聖上赦其死罪又免放流而老毋之北行也家人以赴
任為言舟車之適與無罪者等徒以異水土思鄉井而

遘此篤疾今諸公不昌言某議之非而徒恃
天子之寬仁萬一果如所料用其議而從末減則此數
千家老弱無罪而死者不知其幾矣閣下嘗語余曰聖
人之心卽吾人之心也今使吾人殺一無罪而得爲王
侯必不爲也則聖人之不以天下易此無疑也某嘗誦
之以爲明道之言然則閣下宜用此言於今日矣以去
就爭之可也荀子曰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
則君子不安位體國之義當重以爲憂非徒望閣下爲
盛德事伏惟鑒察不宣

與徐司空蝶園書

河北諸路旱荒

聖主減膳弛縣詔廷臣言事而羣公未聞進嘉謨以佐百姓之急者夫備災宜豫非倉卒所能舉今野荒民散而新穀不生所可爲者惟無使舊穀妄耗耳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蓄積足恃周官凡酒皆公造民得飲酒獨黨正族師歲時蜡酺耳漢制三人無故共飲罰金一鍰三國時家有酒具行罪不宥誠知耗嘉穀於無形而衆忽不察者惟酒爲甚也今天下自通都大邑以及窮鄉小聚皆有酤者沃饒人聚之區飲酒者常十人而五與瘠土貧民相校約六人而飲者居其一中人之飲必耗二日所食之穀若能堅明酒禁是三年所積可通給天下一年之食也其藏富於民與古者耕九餘三之

數等孟子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豈能言以斯世哉凡民所用酒莫宜於祭祀婚姻然周公制法不耕者無盛不績者不衰祭無盛猶可況以歲凶而去酒乎至公家之事不過歲祭孔子廟及賓興鄉飲有司自可及時以釀周官所謂事酒是也今功令通禁燒秫為酒而他酒及酒肆無禁故衆視為具文而官吏反得因緣以為姦利宜著令凡酒皆禁絶令到之日有司巡視鄉城已成之酒皆輸公所俾其人自賣而官監之盡而止過此以往有犯禁者其店房什器官沒之若私釀於家則紳衿褫服白衣決杖罰用漢法凡境內有酒肆而有司不能禁察者奪其官首舉者賞五十千夫周公當

重熙累洽年穀順成之日而使天下有祭無盛喪無衰者非故欲拂人之情也不如此不足以齊衆阜財而使長得其樂利也俟數年之後穀粟陳陳相因然後用漢法變而通之開歲官賜民酒戶三斗俾儲以共祭祀婚姻養老疾有非常之澤然後賜酺如此則政有常經且可以正民之禮俗矣世人樂因循偷苟有述古事陳古義者輒目爲迂闊然自公卿大夫吏士務適時宜而羞爲迂闊者蓋數十年於茲矣則其效可睹矣太夫人春秋高不敢告公以難行事如此類言之者無過而實亘圖望宿留賫言

與徐司空蝶園書

公體中尚未霍然不宜以外事相撓而有不敢緩告者近聞漕船膠凍濟甯以北者七千七百有奇沿途剽劫百十爲羣計每船篙工不下十數人皆奇民無家獷悍醞博平時回空官督晝夜兼行暫時停泊附近村落客船必遭竊攘況聚十餘萬飢寒之人連屯數百里內又承東土凶饑盜賊之後設有猾桀者乘此瑕釁恐不獨沿途居民之害也公宜密劄奏聞乞

上察訪早爲區畫又聞湖撫以兌漕期悞請改雇民船議下九卿各省將用爲式夫漕船官具衞丁本有秩廩故量給資糧以募篙工然猶私載民貨多方補苴始能瞢給若雇民船其費數倍官不能具必抑派里民則賦

法不可問矣七月間楊君千水自河上以書來言閩通
倉陳米充溢宜停運一年歲祲之地其糧聽有司出糶
俟秋成仍糴滿原額分兩年帶運如此則民食可充漕
船可修河道可治此利之顯見者尚未知中有伏害否
姦與練事者詳議之又自今年來各省報荒不約而同
辭不請賑不請蠲但乞減價糶常平倉粟事後仍率屬
蠲補夫常平倉粟之空十餘年矣此天下所明見也此
議行則糶粟之價補倉之粟必有所出不識有司皆自
其家傾金輦粟而至乎抑粟與金天降而地出乎是被
災之地轉應苛斂庫金數十萬秋成之後加徵倉粟數
十萬稽自今災民惟恐有司之報荒而主計者且利荒

報之踵至矣公位正卿年七十宜日夜求民之疾詢國之瘢而上言之上方鄉公又閔公衰疾儻任其無大吿若因此失官則亦可以暴平生之志謝衆口之責矣惟公熟計而審處之

答某公書

自得手教沖惕累日以公知某之深而猶未達愚心不可以默而止也比者浮說日滋故謂公宜怵然爲戒在某自能聞流言而不信而公則不宜謂自反無是而忽之也聖人繫易於乾之九三曰君子以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又曰二多譽四多懼三猶惕也四則懼矣豈止於怵然爲戒乎戒之云何苟非道義之交必多方限

隔犉不得親附是也孟子所謂三自反者君子處貧賤而遭橫逆則然耳若遭時行志則不惟自反必將使實德實事有以大服天下之心而誠無不動古人軌迹昭然可睹其然則何安用戒哉然其初則必自能戒始往年有人妄言能自通於左右某以告公益嚴毖三三同志不避怨嫌而昌言於衆至於今則寂然矣此無稽之言亦宜怵然爲戒之明效也然浮言雖息較甚於影射盡影射有迹而浮言無迹也息之難則所以絕其根源而避其疑似者宜尤力焉來示又云相信相知如某而猶慼於僉邪之言得某書憮然者久之則未察愚心而於事之理亦未達也公於某患難相拯情好久長而數

以無稽之言瀆告過當之語相規非相知相信之深而能如是乎然公位極公相而惟恐布衣窮交不相信不相知即此見公之自待也厚而視某亦不輕此某所以於無稽之談自覺不以告而心不能安義不可止也以富鄭公之賢而蘇洵譏其無成伊川程子謂於國家大事知而不言爲名教罪人蓋古之君子於夙所愛敬則責之倍嚴忠之至厚之至也若某所云不過憂譏畏譏世俗之淺意耳然自某而外恐亦無用此數數於左右者矣公試思聞知傳被謗而置若不聞者難乎抑崎嶇而必以達規切而一無隱者難乎審此則可知鄙人之心矣更有請者我

皇上德政日新若因水災延問大臣急宜開陳者約有數事若盡獲施行功在社稷即措注一二亦澤被羣生謹條列別簡惟宿留警言何日得暇倘當就公面議之

與常熟蔣相國論征準望事宜書

僕聞古之制戎狄者欲大創之則必堅壁以示之弱屢縮佯敗以驕之委之畜產財物車甲以中之使狃於屢勝深入逐利然後設伏要擊一舉而撲滅之李牧之守趙邊是也漢武設謀馬邑蓋用牧之遺教不務爲單于所覺故不得已而與之毒逐於沙場然其行師近者不過數百里遠者千里惟絕幕之師衛霍並出窮戰比勝爲千古所震耀然師之所極不過二千里臨翰海而止

耳自是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則漢亦不復追躡矣蓋道里可計日月有期饋餉相踵芻牧以時吾之士氣未衰而馬力未竭也然後長技可用而敵不能支其成功於絕域惟貳師之服大宛陳湯之滅郅支常惠之折龜茲而是三者皆非行國也其城郭邑聚人民產業不可移徙則其心有所繫力有所極而吾之計謀有所施是皆循數推理而知其必然非徼勝也蓋郅支畏漢遠徙依康居以國而不禮其君殺其女徧虐其國人則先自敗而瑕釁可乘矣漢自武昭立都護治烏壘據西域之中屯田積粟厲兵撫衆者四世則地利得形勢强道路悉矣烏孫諸國皆承漢節同時而發其兵者十五王則

郅支之羽翼盡矣入其境呼康居貴人與定謀傳其城康居以萬騎環城而備其逃郅支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爲漢内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已出復還則計慮周矣郅支既滅計其戰死生虜及降者不過三千人而漢以十五倍之衆壓之是謂步師衽席之上取敵囊檻之中必克而無疑者也至於龜茲則國尤小道尤近故不戰而自屈惟大宛之師鑿空創始用力甚艱然自衛霍屢出斬馘動數萬單于懾伏威震百蠻而甲卒之屯酒泉以北者十八萬故貳師再行當道小國莫不迎軍給食遂屠侖頭平行至宛則所憑之勢厚矣然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漢兵之出燉煌者六萬負載私從者不與焉而終不能入其中

城軍入玉門者萬餘人故自前世皆以爲得不償失也
然前世之藩籬在邊塞而我
朝之藩籬在四十八家故謂澤望跳梁可置而不問皆
未知
聖祖皇帝之廟謨與我
皇上之遠慮者也但其地絕遠非旬月可到又逐水草
移徙無城郭可指其鄰近之國雖仰我威德至於臨敵
決機恐未能貫心効命萬一我師既至而彼復遷徙鳥
舉則前勞盡棄後策益艱專制閫外者非不知此也徒
以造謀未審槩師踰年勞費已深而無尺寸之效恐
聖主責言無辭以對故堅持前畫謂賊有可平之道遷

延歲月以緩譴訶而不暇爲國長計耳以今之勢莫若先爲不可犯以待賊之瑕釁相度山川面勢道里走集擇可耕可牧之地宿兵屯田召募邊民習苦耐寒者塹壕築壘據其中央臨制四旁俾近西內屬諸部有恃以無恐賊至則併心一力彼此相援乘機阻險必使大創賊不至則深耕廣蓄牧馬練士以揚軍聲然後以

本朝威信漸披其與國嚴邊市之禁使王侯貴人非邊

恩賜予無由得錦綺采繒部人非通邊市無由得茶布絮糵養生送死之具使其鄰近部落一如漢時西域諸國兵可發君長可呼然後明暴孽賊之罪布告諸部有與交通者永絕互市有能破其軍擒其將者以功小大

厚立賞格使上下欣羡有能連兵合謀執其君以獻者卽分其土地人民以予之賜金百萬他物稱焉使孽賊孤立恫疑而與四鄰相猜然後可俟其瑕釁一舉而撲滅之也僕荷

兩朝聖主如天之仁斷脰刳心不足爲報而辱公以古義相取幾三十年願俟獨對之頃剴切直陳雖不能遽奪衆議而

聖明天縱一二載後必重思公言而審定國家之本計矣望毋以爲老儒之常談而忽之

與孫司寇書

朔後一日薄暮書吏送秋審册到僕以討論三禮及閱

雖少淤淀底而不見其形自故道既改則渾河之泥沙無纖微不入于淀故三十餘年而塡淤過半淀既半淤則故道雖復而由會通河入淀之道及西淀之中必所在淤塞矣雖歲加挑濬人力有限十年之後終不能免全淀之盡淤淀既盡淤則子牙河挾畿南諸水以入淀者勢無所容必橫穿南運河渾河挾塞門諸水以入淀者勢無所容必橫穿北運河更遇伏秋異漲則近河之地城郭人民皆一朝而化爲巨浸矣尚忍言哉今欲爲河道民生永久之計必別開河道俾濁流不入淀池直達於淀河下流之丁字沽而留東西二淀未盡塡淤者以受會通清河及子牙河伏秋之漲然後可得數十年

之安苟得數十年之安而時時修築挑濬不失其宜則亦可永久而無患矣僕之愚心欲循三角淀之外迤邐而南別開一河廣三十丈深五六丈河成乃於春水未起秋汛既過之後引注濁流於其中而閉其入淀之道河形磬折而斜入於丁字沽去三岔口海河不過十餘里但於十餘里間開拓運河西岸之隄使河身寬闊足以容納眾流而增培運河東岸之隄廣厚一倍以防其震撼則可保無虞矣且於新開渾河二十里之外順河身延築遙隄使伏秋汛漲有所遊盪則不致更有衝決矣僕未嘗身經其地惟按圖籍循數推理而建此議不若吾友躬臨目見昭晰無疑望審其形勢揭其情狀以

開愚蒙如或可行卽改前議而懇陳之古之君子功不必自己成謀不必自己出惟期分國之憂除民之患耳況玆事體大實億萬人生死所關而非一世之利害哉昔

世宗皇帝命怡賢親王總理河道營田首命別求一道俾渾河直達海口而不入淀

聖謨洋洋一言而盡京畿之地勢究河道之源流矣若能奉

先帝之遺意除蒸民之劇憂定此遠謨萬世永賴在

皇上則爲輔相天地之實事在吾友則爲保障億兆之奇功而僕四十年胸中之痞塊一旦消釋亦可以死不

恨矣若大綱既定其餘節目當續布之

與鄂少保論修三禮書

三禮自注疏而外羣儒解說無多所難者辨注之誤爰疏之繁抉經記所以云之意以發前儒未發之覆耳故僕始議人刪三經注疏各一篇擇其用功深者各一人主刪一經注疏一人佐之餘人分採各家之說交錯以徧然後衆說無匿美而去取詳略可通貫於全經爾時公即手書以示諸君子而應者甚稀其後王學士分主儀禮甘司馬主戴記更立條例計人數俾各篡數篇僕爲言人之意見各殊所學淺深亦異分揆制裁則一經中脈絡且不能流通而況三經之參互相抵者乎去取

詳略之大凡且不能畫一而況別擇之精粗刪劉之當
否乎衆皆默然僕曾以告公未見宣布退而思曰豈謂
吾不宜越畔而耘哉用是不敢固爭今更以儀禮相屬
雖已成之例難以改更而後此規模豈可更不早定夫
周官注疏及訂義刪翼諸本皆僕所點定也其未定者
獨永樂大典中所錄取耳分纂二三君子皆用功多年
私心竊謂庶幾乎可畫一矣及各成數冊比類而參校
之雖大體不失而去取詳略意見多殊分裂屬聯措注
亦異僕與鍾君晥反覆討論以求其貫通所費日力幾
與特著一書等觀此則儀禮戴記注疏及各家之說樊
然殽亂而宿無定本者其端緒之難理殆有甚於斯矣

李侍講南還既以潘進士嗣事則未竟之書宜以相付但僕見士友間留心於是經者甚少望公面詢潘君暨姚徵士擇定一人俾速就功役俟稿本既就僕當手訂一篇並作按語就中擇能者一二人依式討論俾彼此不相抵若用官卒業衰病之身尚留人世自當與諸君于早夜孜孜不敢畏難而忘息也

與鄂少保論喪服注疏之誤書

河間獻王所得邦國禮自漢不能用至唐而亡孔賈作疏惟宗鄭注後儒遵守於喪禮之大經承誤而不知其非者約有數端猶賴其綱領尚存於春官司服而散見諸官者一一可徵參以儀禮戴記其謬悠可得而正也

一則以儀禮喪服齊衰三月章曰庶人爲國君遂謂圻外之民爲天子無服不知曰國君者以明大夫君則其臣有服而民無服耳溥天之下皆天子之民也諸侯爲天子牧民則民爲之服而況天子乎康成旣誤謂無服故注檀弓篇遂云三月天下服專指侯國大夫服繐衰而言獨不思文承國中男女服之後則謂天下之民明矣使服者惟侯國之大夫則宜特文以見之而漫曰天下服使習其讀者第知天下之民皆服而不知服者惟侯國之大夫記禮者不宜若是之憒憒也喪期之變自漢文帝始詔曰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娶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則漢文帝以前天下之民皆齊衰三月

不得嫁娶祠祀飲酒食肉無疑矣一則謂公卿大夫士之妻爲王齊衰期於后無服侯國之命婦於夫人亦然蓋因喪服無明文黃氏榦臣爲君服圖亦未敘列耳然司服職曰爲天王斬衰爲后齊衰而昏義申之曰服父之義也服母之義也公卿大夫士視后猶母爲后服母之服而其妻則無服可乎古者嫂叔無服而於婦姒則以同室而生小功之親外命婦爲王服而於后轉無服可乎周官凡稱大喪皆謂王后也內宰凡喪事佐后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肆師大喪令外內命婦序哭春官世婦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暮哭者內司服於九嬪世婦外別共凡命婦之喪衰正謂公卿大夫之妻耳可以

後儒無稽之言而廢周公之典法哉儀禮不杖期章曰爲夫之君蓋以婦人爲君且有服則后夫人不待言耳禮經中文略而義該者如此此類甚多則外命婦於后夫人並不杖期無疑也一則據儀禮總衰七月謂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於天子故有服而士無服不知總衰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大夫服此則士正服小功無疑矣卽如此職於大夫曰其喪服加以大功小功於士曰亦加之遂據此謂士無緦服可乎若以接見天子爲義則諸侯之大夫固有未達於王朝者有雖聘頫而不得接見天子者小行人職大客則儐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是也諸侯之士有從君而達於王朝且任之以事者

掌客職凡介行人宰史皆有牢象胥職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是也且使從君朝覲適遭大喪卿大夫皆繐衰庶人縞素而士獨服吉可乎程朱治經多盡屏漢儒之說者以折衷義理而決不可通故也羣儒曲護舊說亦約有數端一則謂庶人爲國君齊衰又爲天子齊衰則爲二統而例以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母不知爲人後者服雖有降而無絕也若圻外之民無服則竟絕之於天子矣況民爲國君非爲人後之比太宰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則雖諸侯不過爲天子繫屬此民與師長主友之屬等耳故侯國有災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必

待大司徒之令大宗伯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烖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小行人所至之國札喪則令賻補凶荒則令賙委師役則令禬禬皆所以救民之死病也天子保民如子而民戴之如父母一旦天崩地坼而不爲數月之服不惟義不可以苟止而情亦不能苟安如以二統爲嫌則男子爲父斬衰又爲君斬衰婦人爲夫三年而夫在又爲長子三年亦爲二統矣毋乃害義傷敎而不卽於人心乎一則謂婦人之從服必降於夫夫爲后齊衰期妻不宜同獨不思父在爲母期而婦爲姑亦期婦爲舅姑同服期而不問子之斬與齊則外命婦爲王后君夫人同服期而不問夫之斬與齊

王后之喪外命婦之喪衰哭位備見於諸官而可以臆說亂之乎一則謂諸侯之大夫旣降爲總衰不宜庶人轉承以齊衰不知服之輕重義各有當大夫之降爲總衰以不得上比於王臣耳若民則天子之民義無所嫌故期以三月而齊衰不降猶旁服有大功小功而世適之於高曾並齊衰三月也禮以義起而緣人情學者反求其本則於一曲之說昭然若發矇矣

與來學圃書

吾友舉用方自代朋友之交君臣之義並見於斯可以風世砥俗但大臣爲國求賢尤貴得之山林草野疎遠卑宂中以其登進之道甚難而眞賢往往伏匿於此也

若惟求之於平生久故聲績夙著之人則其塗隘矣萬
一
聖主命以旁招俊乂列於庶位將何以應哉抑又聞當
官守道固貴於堅而察言服善尤貴於勇前世正直君
子自謂無私固執己見或偏聽小人先入之言雖有灼
見事理以正議相規者反視爲浮言而聽之藐藐其後
情見勢屈誤國事犯淸議而百口無以自明者多矣必
如季路之聞過則喜諸葛亮之諄戒屬吏勤攻己過然
後能用天下之耳目以爲聰明盡天下之材力以恢功
業吾友此時正宜用力於此且與二三同志者交相助
時相警也餘不贅

與呂宗華書

仲春使歸一札想已徹僕曩者妄删崑山徐氏所刻宋元經解嘗爲吾兄畧言之而未悉也是書卷帙既多非數十金不可購遠方寒士有終其身不得一寓目者矣有或致之觀之不能徧也有或徧之茫洋而未知所擇也僕吞童稚時先君子口授經文少長先兄爲講注疏大全擇其是而辨其疑凡易之體象春秋之義例詩之諷喻尙書周官禮記之訓詁先儒所已云者皆粗能記憶藉是爲基故是編之删雖不敢確然自信然大醇而不收甚駁而妄取者則鮮矣僕始從事於斯以爲一家之說未徧則理或有遺而心弗能饜也雖至膚庸甚者

支離謬悠而一語未詳終不敢決棄焉及徧一經然後知三數大儒而外學有條理者不過數家而就此數家之中實能脫去舊說而與聖人之心相接者蓋亦無幾因復自惜假而用此日力以玩索經之本文其所得必有過此者然積疑之義未安之詁發書終卷必一二得焉則又治經者所不可廢也自惟取道之艱思竭不肖之心力以為後學資藉俾得參伍眾說而深探其本源遂過不自量而妄刪焉矻矻於車船奔迫人事叢雜中蓋二十餘年而後諸經之說粗畢惜方刪取時計此生不能更周覽凡可有可無之說多過而存之又宋元諸儒文字繁委頗有數語可盡而散漫至千百言者皆未

暇洽浹兩年以來衰病日深大懼此業不卒將抱終古之恨欲於南中招學子數人編而錄之次第郵致更加討論排纂成書而量其程期役必浹歲計所費給歲必百金朋游間近有一二人爲倡而苦無繼之者是書之成豈惟蒙者二十餘年日力所耗竭哉實數百年儒先精神所併注也果能卒業異日遇有力者傳而布之俾承學之士苦於崑山原刻之難致與觀之而難徧者一旦饜足其心而省其功力之十八其爲踴躍當何如又況支離謬悠之說始學無主多見謂嶄奇或棄周行趨邪徑以自投於荆棘賊經侮聖日蔓以延廓而淸之以爲斯道之閑所關豈淺小哉此僕區區所以重惜其無

傳也然是書不難於異日之傳布而難於目前之編錄衰疾之身懼且不能待矣吾兄家故貧洗手奉職自無力以及此然此宇宙間一公事也凡辨書名有心有目者皆與有責焉惟宿留斯言苟遇其人則誠告之或有自遠而相應者與僕與吾兄非世俗之好也餘生之事惟茲為急是以敢切布之

答楊星亭書

雜記父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小記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庶子有對適以為義者蒙子未食而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是也若為喪主及主子之喪則眾適皆稱庶子小記庶子不繼祖禰庶子不

為長子三年是也父宗子也而主長子之喪則義起於祖若父之正體者也父衆子也而主長子之喪則義起於子與孫之傳重者也若以衆子之貴而主焉則輕正體傳重之義而傷衆子未貴者之恩或以犇喪記所云而謂衆子之喪皆父主之則未知所云乃衆子之成人而未室受室而無子者禮以窮而變耳記曰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衆子無子而尊行異爵之弔賓至非父主之而誰主邪父沒矣無子者之喪非兄弟主之而誰主邪其特制同居為主之禮者蓋慮兄弟衆多或徙家於異國或同國而異居或遠出而不返必待異居之長適來主其喪則事有不舉而時不可待故以

權制俾同居者主之所以便人情而達禮事耳如鄭氏所詁（鄭注各爲其妻子之喪爲主也）則曰父沒各主其私喪可矣兄弟同居之文不亦贅乎各主其喪之文不亦曖昧而不可別白矣乎孔氏不知以有子無子爲別而以同宮異宮爲斷益謬矣衆子而有子雖父在固其子主之矣又何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之云邪如無子也雖異宮非父爲之主而誰屬邪幼季衆子也而有子父不宜主其喪望以此正告之訃辭與式則詢諸其鄉之長老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大體既正則細者姑從其國故可也

答尹元孚書

九月十月之交舊疾復作寒戰喘急守氣幾不能自存不期望後漸平手札到日已能倚牀而坐今食飲有加憑几觀書可至十數頁自矢必嗣事於儀禮未審能卒業否太夫人葬祭之禮酌今古而取其中甚愜予心惟虞後更有卒哭之祭尚仍舊說又於謝賓引四禮疑儀禮節略語顯與經背不知新吾高安何疎忽至此宜究切而辨正之令嗣長君秀偉始相見卽告以英華果銳有用之日力不宜虛費於時文今居大母之喪自達其情而應乎禮經乃聞見中所寡有又欲置科舉之學而學禮偉哉能如此設心卽聖人之徒也北方之學者近有孫湯遠則張程不過終其身不違於禮而已孔子之

告顏淵惟以非禮自克蓋一事或違於禮一時之心或
不在於禮則吾性之信智義仁皆虧而無以自別於禽
獸長君信能設誠而致行之天下後世將推原於賢父
之倡正學大母之集天休於世俗所謂功名洵可以視
之如敝屣矣而賢欲使從學於某則不敢自匿其情蓋
記七教分朋友而為三朋友之長者即師也其幼者即
弟子也師之道周官復分而為二以賢得民之師乃大
司樂職所謂有德者也以道得民之儒即大司樂職所
謂有道者也曩者賢通書于某辭意類孔石二公之於
孫明復固辭至再三而意益誠語益切遂不敢終辭蓋
以師儒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使時人得聞孔石二公

之義實有關於世道人心而孫氏之說春秋某自忖省亦可以無愧焉今長君欲學孔顏之學非兼道德而有之如程朱者不可以爲師某章句陋儒雖粗知禮經之訓詁於外行疏節亦似無瑕疵而淸夜自思父母兄弟無一不負疚於心所謂薄於德於禮虛者也何足以爲長君師而賢又擬之西山父子之於考亭則於賢亦爲過言矣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惟君子乃能矣古之以禮成其身者類如此而世尤近事尤詳莫如朱子長君果有志焉一以朱子爲師足矣必欲受業於愚則講其節文而導之先路竊比于胡李二劉而已耳所

以自成必於管子所云日自循省焉望更以此申告之

答申謙居書

李渭占至京師見足下所爲聖木行狀無世俗蕪濁之氣因謂如此人當益勸學俾治古文適得來示乃復記憶丙戌之春聖木爲言生徒中有秀出者卽足下也僕聞諸父兄藝術莫難於古文自周以來各自名家者僅十數人則其艱可知矣苟無其材雖務學不可强而能也苟無其學雖有材不能驟而達也有其材有其學而非其人猶不能以有立焉蓋古文之傳與詩賦異道魏晉以後姦僉污邪之人而詩賦爲眾所稱者有矣以彼瞑瞞於聲色之中而曲得其情狀亦所謂誠而形者也

故言之工而為流俗所不棄若古文則本經術而依於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為偽故自劉歆承父之學議禮稽經而外未聞姦僉污邪之人而古文為世所傳述者韓子有言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茲乃所以能約六經之旨以成文而非前後文士所可比並也姑以世所稱唐宋八家言之韓及曾王並篤於經學而淺深廣狹醇駁等差各異矣柳子厚自謂取原於經而掇拾於文字閒者尚或不詳歐陽永叔粗見諸經之大意而未通其奧賾蘇氏父子則概乎其未有聞焉此核其文而平生所學不能自掩者也韓歐蘇曾之文氣象各肖其為人子厚則大節有虧而餘行可述介

甫則學術雖誤而內行無頗其他雜家小能以文自禄者必其行能少異於衆人者也非然則一事一言偶中於道而不可廢如劉歆是也然若歆者亦僅矣以是觀之苟志乎古文必先定其祈嚮然後所學有以爲基匪是則勤而無所若夫左史以來相承之義法各出之徑涂則期月之閒可講而明也來示云三至京師聞僕避客次且而不進僕敢自侈大哉凡即吾之廬多汲汲於名稱而欲僕爲之羽翼者也如是則務學之根源絕矣僕疾病衰疲安能舍己所務與之佔佔而喋喋乎若足下資材既有可藉而渭占又極言內行之修固所願見而亟以此事相勖者也八家集僕無暇點定足下所知

識有在京師而能任此者當以舊本付之是不可得則俟會面而講以所聞僕嘗爲儀禮喪服或問戴記附焉此人道之根源以足下方讀禮錄其易忽者數條以質惟切究之餘不贅

答程夔州書

散體文惟記難撰結論辨書疏有所言之事誌傳表狀則行誼顯然惟記無質幹可立徒具工築興作之程期殿觀樓臺之位置雷同鋪序使覽者厭倦甚無謂也故昌黎作記多緣情事爲波瀾永叔介甫則別求義理以寓襟抱柳子厚惟記山水刻雕眾形能移人之情至監察使四門助教武功縣丞廳壁諸記則皆世俗人語言

意思援古證今指事措語每題皆有見成文字一篇不假思索是以北宋文家於唐多稱韓李而不及柳氏也凡為學佛者傳記用佛氏語則不雅子厚子瞻皆以茲自瑕至明錢謙益則如涕唾之令人𢿱矣豈惟佛說即宋五子講學口語亦不宜入散體文司馬氏所謂言不雅馴也寄來二作皆不苟所藉芟數語乃時人所謂大好者他日當面析之此雖小術失其傳者七百年吾衰甚矣兒章粗知其體要不務中道殂賢其勖哉

答程起生書

足下以周易要論相質數年矣而未敢為序非故難之也余成童為科舉之學即治周易自漢唐至元明言理

言象數之書未有不經於目者就其近正者不過據聖人所繫之辭隨文解意而謂其理如是其取象如是至所以取是象繫是辭確乎能見其根源者百不一二得焉故學之幾二十年於前儒所已言一一皆能記憶而反之於心則概乎未有所明乃舍是而治春秋周官以春秋比事屬辭五官各有倫序可依類以求而互相證也其後與安溪李文貞公論易至乾坤之三爻歸妹之初九六五始灼見聖人繫辭取象之本義確乎其不可易見周易觀象而余於朱子所疑於渙之六四亦若微有得焉卦自否來下三陰爲小人之朋六上居四而成渙則小人之羣散矣當否之時固疵民病蘊積如邱山一旦小人之羣散則凡此者皆渙然冰釋其功效非尋常思議所及也故諸爻惟此爲元吉正象傳所謂顯求而

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也故四爲濟主爻乃知卦爻之辭皆有確乎不可易者特後儒之心知非能貫徹焉耳足下嘗言學易者果明於陰陽剛柔德位之當否而協諸本卦之時義則亦可以得其比例文貞易通論已略見此義而要論中所開闡又多通論所未及惜乎不得使文貞見之也昔余以易叩文貞輒有以開余而余不能有開於文貞文貞以春秋周官叩余余亦時有以開文貞而文貞之開余者則少假而足下得與文貞面相質覆之所發必更多惜乎並世以生而不得一遇也若天假余年而於易終有所明當爲足下序之

與陳密菴書

數年前與公始相見窺其意象卽不類於時人自是每見滇黔人士至京師者必問當官實政稱循良者不約而同又徵於同官雨中者果不悖於所聞故客冬方坤吟秋席間聞公至驩然而與再過寓齋不覺其言之長也適接來示如所云果刻著於心而力言於大府不惟壽宇宙開又得一貫心體國之人足爲民依且自喜於天下賢人君子每一見而得其崖略欣暢如何監司之體在辨屬吏之清濁而邇來廉辨敏肅者尤當觀其所由以爲義之所宜心之所不安而然者必能明政恤民久而不變其怵於功令謹身寡過者次之別有文深躁競之吏假此以速進取則其終不至於寇虐詭隨而忍

爲大惡不止凡善伺上官指意而操下如束溼薪者皆此類也位者天位職者天職其賢者能者雖有憎怨必釋吾憾而任舉之其不爲民所賴者雖吾近親尊屬必斥而去之壹以官爲準壹以人爲衡吾之愛憎喜怒無幾微可雜於其間而況親故之請屬長官同僚之意鄉乎往者安溪李文貞巡撫畿內僕有親故爲屬吏公將擢之僕力言其非人河間王振聲曰子與夫人終不相見乎僕曰何爲其然使無播惡於眾而自軀於罟擭陷阱之中乃所安全而愛厚之其後果大刻於民不終其官乃謂僕無妄言足下久練世事無可劾於左右者故偶及此想賢者所見固然亦無俟僕之瀆告也建昌果

廉能宜早思所以處之恐足下駸遷他省雖知其善不可如何惟審察之

與吳見山書

抵京見某公詰以兗州性資洞明其出牧政教浹於民而或云子若不滿何也某公愕然曰往年吾與商有無而不能應然未嘗以聞於人子獨惡乎聞之是必兗州疑余有憾而先自標白也若用此有違言則余之生平盡棄矣非兗州之病也子視余豈淺之乎爲丈夫者哉觀其意色似出中心之誠然吾兄務察之恐傳言者乃有憾於某公而搆之於吾兄也僕道經兗境凡數百里民皆曰太守信寬靜易直獨未察吏胥情僞輕出牒票

假以作威漁利沿河小吏亦曰凡督公事文書可驛致者往往差役食飲道齋之外求索百端太守豈知此哉僕平生於得意之友不敢以私干而政令之不郎人心者必以告蓋朋友之交道在輔仁而莫先於規過每見今之爲交者多面相悅而退有後言其聞他人詆訾則漠然不概於心而匿不以聞凡此皆務容悅將私便其求者也是爲薄於友而苟賤其身故常用爲戒然亦有所聞非眞勇於責善爲朋好所苦至見疏而齋怒者以吾兄性資洞朗與僕非一日之好故不敢以俗情隱度而道其所聞記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惟速更而糾察之郎別有所見亦切以告我俾得究切往復務理之

得事之當而無咎心焉古之爲交者蓋如是耳

與某公書

接來示自分此生恐無緣更畢志於經學此胥學者之衷言也然古之人得行其志則無所爲書聖人作經亦望學者實體諸身循而達之以與民同患耳一命之吏苟能職思其居天德王道將於是乎寄焉矧膺古牧伯之任環地數千里視其注措以爲休戚者乎僕竊觀近代所號爲鉅人長者大率以生人爲仁而不知生其所不當生則仁於生者而大不仁於死者以有容爲德而不知容其所不可容則德於有罪者而大不德於無辜者傳曰惡人在位弗去不祥惡在他人而引爲己之不

祥何也力能去之而任其播惡於衆則惡非其惡也是謂拂天地之性而虧本心之明無不祥大焉抑又聞君子之行必嚴於終往者環極魏公踐履淳實立朝謇謇爲勢家所憚造辟之言天下矜誦以爲無愧古賢而論定之後竟不得與湯陸齊稱徒以巡察畿輔不復有特操耳孝先張公天資渾厚可欺以方其撫江蘇間有過舉未愜衆心一旦奮不顧利害排擊儉壬然後平生志事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吾子歷令守監司漸登大府仁聲義問所至翕然惜無由著直節於中朝然就今所居之地而言其職之所當言則視張爲易視魏則尤易矣信能舉邦人所重足而望海內士大夫所傾耳以聽者

揚於王庭使天下知儒者之學剛柔無常應物而動皆可以爲後世標準其有功於聖道爲何如又安用口吟手披爲處隱就閒者之經學哉僕晚交得吾子道義之合覩平生䁥好殆有過焉故所以致相愛重之道者惟兼魏張之直節而比肩於湯陸𠃔無以爲妄言而漫聽之

與李覺菴書

適聞足下改官巡撫山東足下門望資格得此非過而僕若有意外之𠃔者以舊遊齊魯閒私心所蓄欲藉手於足下以發其端緒也僕嘗謂今居古岳牧之任者不在飾小仁者小義惟當建設長利擴膺風教爲國家厚

根本僕嘗自濟甯赴淸河道經馬闌屯彌望不見邊際
地沃衍而無居人窮日之力始抵逆旅茅屋數區舍後
麥高六七尺其莖不足以任其穟問何以無耕者曰每
水至高丈餘則廬舍沒矣僕生長山澤習農事凡下地
利圩田築隄障水而人耕其中時蓄洩歲入倍平壤江
介故有大澤南宋時士人獻策開永豐太平諸圩六七
百年以來宣歙諸州皆仰食焉永豐太平之隄有高至
三丈者今馬闌屯水深才丈餘耳苟訊之土人校三十
年內水最大時高幾許其土之粘埴而便爲隄者何所
域其地之三四以爲圩歲得穀當數百萬斛而東南之
漕可減半矣僕又嘗客淮揚間見河壖棄地多肥美問

何以然曰恐歳祲而責稅急也或旣墾而原占者來爭也往者

聖上免各省歳賦動數十百萬儻能上聞當豐年存山東歳賦之半俟荒祲募民興築相地勢所宜爲大圩數區起其土以爲隄而環隄爲大川通溝澮相輸灌以利船舟官治廬舍給牛種募民耕之此上策也其次則先使富民試之豫爲奏請堅明約束有能開地爲圩者便與爲世業可私買賣敢以故籍爭者重罰之土熟二十年而後薄征其租賦苟一人得其利則繼者不召而麇至矣夫長利所以不舉者以衆不能見其端而憚於作始也使承豐太平之圩不築則至今爲巨浸耳聞徐豫

兗冀開棄地與馬闌屯相類者甚衆使次第修舉雖東南之漕可全罷也古之聖人能使菽粟如水火者無他爲務擣民於生穀而士無遺利所謂善富天下者取之於天地也又僕會經孟廟旁殿塑像爲老婦曰孟母也後殿爲少婦美容飾曰此夫人也古者虞祭而外春秋常祀皆有男尸無女尸惡其褻也子孫於先妣猶不爲尸况設少婦之容於宮牆瞻仰之地哉不意孟氏後裔愚蒙至此宜卽開諭使易爲木主又聞齊魯間盛興三教祠雖闕里亦有之宜令有司奉至聖先師塑像瘞之學宮其祠仍聽合祀釋迦老子凡此皆世人所目爲迂闊不急之務也而教化之興實由於此抑又聞郡守縣

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乃今守令以諸生爲蠹賊諸生視之如佂上下交相疾而望敎化之行也得乎往者長沙陳公滄州守江甯始至卽諭諸生有行誼修飾而進見以求益者吾與之爲賓主之禮其毀廉隅證爭訟者不禁但檄諸縣簿載其名歲終報府俟督學按試時上之終公之任諸生無證訟者及公在理士民號泣而從如急父兄之難然則謂士不可以敎諭者妄也俗之敝民之疵蓋非一端茲政敎之尤大者足下果能信而行之當悉所聞繼以進

與萬季野先生書

僕性資愚鈍不篤於時抱章句無用之學僴强塵埃中

是以言拙而眾疑身屯而道塞獨足下觀其文章察其志趣以謂並世中明道覺民之事將有賴焉此古豪傑賢人不敢以自任者昧劣如某力豈足以赴其所志耶某於世士所好聲華棄猶泥滓然辱足下之相推則非唯自負而又加怵焉蓋有道君子重其人則責之倍嚴使僕學不殖而落行不植而敗足下將有不得於心者此僕所以每誦知己之言而忻與惕并也蓋嘗以古人之道默自忖省其無所待而能自必者獨先明諸心爲善不爲惡而已至欲體道以得其身非極學問思辨之功所謂篤行者終無本統僕先世雖世宦遭以亂離焚剽去其鄉縣輾轉徙六棠荒谷之間生而飢寒雜牧豎朝

夕蘇茅汲井以治饔飧。未能專一。幼學優游浸潤於先王之遺經。及少長則已操筆墨。奔走四方以謀衣食。或與童蒙鉤章畫句嗷咷嚘嚶。或應事與俗下人語言。終日昏昏。憊精苦神。其得掃除塵事。發書翻覆者。日不及一二時。古之謀道者。雖所得於天至厚。然其爲學必專且勤。久而後成。故子曰發憤忘食。其學易也。曰假我數年。今僕智識下古人千百。而用功乃不得十一。如乘敝車。罷牛。道長塗曲。蕪穢。絕險。叉僨。樛枝盤根。絓其繆。而闕其軸。不亦難乎。以此知士有志於古人之道。不獨既成而行有命。其成與否亦天所命也。然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其有得於身與有得於後。則吾不敢知。南歸後

蹤迹具與崑繩書務索觀時賜音耗以當講問吾之望也

再與劉拙修書

前承命辨別某氏詩說倉卒奉答姑就所云略爲剖析而私心所蓄未能盡吐謹續布之僕少所交多楚越遺民重文藻喜事功視宋儒爲腐爛用此年二十目未嘗涉宋儒書及至京師交言潔與吾兄勸以講索始寓目焉其淺者皆吾心所欲言而深者則吾智力所不能逮也乃深嗜而力探焉然尚謂自漢唐以來以明道著書爲己任者眾矣豈遂無出宋五子之右者乎二十年來於先儒解經之書自元以前所見者十七八然後知生

乎五子之前者其窮理之學未有如五子者也生乎五子之後者推其緒而廣之乃稍有得焉其背而馳者皆妄鑿牆垣而殖蓬蒿乃學之蠹也夫學之廢久矣而自明之衰則尤甚焉某不足言也浙以東則黃君棃洲壞之燕趙閒則顏君習齋壞之蓋緣治俗學者懵然不見古人之樊稍能誦經書承學治古文則皆有翹然自喜之心而二君以高名耆舊爲之倡立程朱爲鵠的同心於破之浮夸之士皆醉心焉夫儒者之學所以深擯異端非貴其說之同也學不明則性命之理不順漢代儒者所得於經甚淺而行身皆有法度遭變抵節百折而其志必伸魏晉以後工文章垂聲於世者眾矣然叩其

私行不若臧獲之庸謹者少遇變故背君父而棄名節若唾溺然由是觀之不出於聖人之經皆非學也乃昔之蠹學者顯出於六經之外而今之蠹學者陰託於六經之中則可憂彌甚矣如二君者矜而其身枯槁以死使其學果用則爲害於斯世斯民豈淺小哉僕於朱子詩說所以妄爲補正者乃用朱子說詩之意義以補其所未及正其所未安非敢背馳而求以自異也程子之說朱子所更定多矣然所承用謂非程子之意義可乎吾兄謂小序亦不可盡廢最爲平允然其無據而未甚害義者朱子已過存之其已刪而猶可用者以鄙意測之不過風雨伐檀蒹葭數篇耳其所已辯則終不可易

也有不當者仍望反覆之

答禮館諸君子書

殷同饗燕之說二三君子重以爲疑旁引互證懼來者之瑕瑜誠意感人而終有未帖於愚心者請辨其所從生而推之以至於所終極則前儒所云胥無當於事理之實也夫殷同所施者何政哉即巡守殷國削黜流討加地進律之政耳六典既施每歲正月又和而布之於邦國各巡守別無特施於天下之政唐虞五載一巡守至周而易以十有二年六服再朝更不親巡以考其所述之職則時過人亡有無所施其黜陟誅賞而遺憾於民心者矣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是雖以十有二年

爲期而是年不行次年可更卜也既可改卜無爲彌微天下之諸侯如謂六服殷同可又遲十有二年而後巡守則更無是理其或王既耄老若嗣王沖幼又或大親喪疾不可久離必酌徵州伯卒正連帥之忠誠可倚威德夙彰者州各數人以諮謀而發命焉如舜攝位而咨十有二牧武王克商徵九牧之君登豳阜以望商邑其事蓋曠世一見而禮必絕殊若一歲而徧徵六服之諸侯一時而盡空一方之君長則決知其無是也由是言之殷同於方嶽而施其政乃巡守之常經其朝覲於王都則循用祀方明將幣禮賓發命於壇宮之禮節耳若饗必於廟燕必於寢則朝覲宗遇之禮宜然而於會同勢不能行姑就時會言之方各數州州分五

等所徵各四三人而廟堂已不能容矣又況殷同徧徵九州之侯伯乎且饗於廟中獻酬各有數以次相及日不過四三人蓋兼旬而莫之能徧焉凡禮賓客在野在外則殺禮司儀之職爲壇三成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則所謂禮者祼酢饗燕無不該也昭昭然矣大行人職上公將幣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則王禮備包眾禮明矣注於此此經禮亦如之獨舉祼酢不知何據後儒疑將幣祼酢在壇饗燕仍反國中而於廟於寢其薦賓由於此祼可壇則饗亦可壇祼各於其等可同時而卒事則饗各於其等亦可終日而卒事野外殺禮茲其尤著者也饗則各於其壇之等燕則幷升於壇之堂胡爲其不可與二三君子堅持舊說不

過謂饗燕乃宮室中事不宜行於野外耳夫祼酢之禮重於饗燕而或可或不可不識其所以異者何也抑謂饗燕則有牲俎而異於祼酢乎然牲俎可於壇薦方明而獨不可以獻賓客又不識其所以異者何也況掌舍之職專主會同其設壇壝之等以待將幣祼酢則設帷宮以待饗燕明矣幕人之共帷幕掌次之張大次小次皆曰會同又其明徵也帷四周以為宮幕其上以為蔽張大次使羣聚以待事張小次使各就以暫休將幣及祼酢時無所用之見於春秋傳者襄王饗晉侯於衡雍猶可云既作王宮宋公享晉侯於楚邱晉侯宴魯侯於河上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不於壇壝帷宮安所得廟寢哉至於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則有為而云然也

周公舊典本無諸侯私爲會盟而饗燕於國外之禮故假是以沮齊侯耳天子巡守殷國首舉柴望征伐所至則有類造上帝封於大神祭兵於山川之禮禮樂之器或具於方嶽之明堂或載於主車之前後必然而無疑者也淮水之詩鼓鐘瑟琴笙磬俱備宋公道享晉侯而舞桑林況天子之巡守軍旅會同乎業者所見如此而未敢備載於承修之書以二三君子尙不能無疑安望衆人之咸喻哉禮經殘缺久矣申之會子產向戌獻合諸侯之禮六而楚人無一見焉則會同之禮與朝覲絕殊者多矣河間獻王所得邦國禮五十六篇盡亡而諸君子專據侯國僅存之聘燕漢儒臆決之說傳記雜出

之言而曰若者必禮之所無壇宮不可饗燕禮器不出門野外不合樂之類是也若者必禮之所有十有二年王不巡守則徧召六服之諸侯受幣禮諸於郊壇仍反國中而饗於廟燕於寢是也不亦汰乎願諸君子一以事理之實求之而毋枉於舊說也

答禮館纂修書

禮文殘缺國喪尤甚宜僕之有言而不信也然先王緣人情而制禮心所不安不可以前儒既有是說而溺於所聞也不可以經傳本無是文而遂謂古無是禮也前辨已詳今更以人情驗之放勳殂落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文王之化始行江漢而南國之詩曰父母孔邇猶曰聖人之感人心神化而不可測也周室衰微王澤既竭

而衞風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秦風曰王于興師與子
同仇宋仁宗之崩史稱深山窮谷莫不悲號而况周室
盛時以四海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政教流行烝民樂利
有終身之戚而無一日之喪民之心忍乎本國之君臣
亦聽其民之晏然無變倘何以作其親上死長之誠而
敵王所愾乎至婦人爲夫之君喪服有明文外命婦爲
王后哭位喪衰周官可考某所推衍不過諸侯之士宜
從大夫之繐衰而期以五月耳外命婦之爲王后爲君
夫人服極於齊衰期而不論其夫之斬與齊以婦爲舅
姑準之而知其不可以有異也侯國大夫士之妻之於
王后服與喪期並同其夫以庶人男女齊衰三月準之

而知其不可以無差也

與一統志館諸翰林書

苞頓首自僕未受事時舊志勿論既立條例後新纂一郡稿成隨命學子校勘次山再之僕三之始發膳錄及覩清本而罅漏又自見矣班覆之而更寫焉自視若無遺憾及各府州志畢萃而又牙相抵者且百出矣諸公勿謂此文事之淺者心與目畢至焉而後知其曲艱也明統志爲世所訴病久矣然視其書尙似一人所條次譬爲巨室千門萬戶各執斧斤任其目巧而無規矩繩墨以一之可乎是書所難莫若建置沿革山川古蹟振奇矜能者大率博引以爲富又不能辨其出入離合而

有所折衷是以重複訛舛牴牾之病紛然而難理不知辭尚體要地志非類書之比也所尚者簡明而雜冗則愈晦然簡明非可強而能必識之明心之專徧於奧賾之中出得其次序而後辭可約焉其博引而無所折衷乃無識而畏難苟且以自便之術耳故體例不一猶農之無畔也博引以爲富而無所折衷猶耕而弗耨也且或博焉或約焉即各致其美而於體例已不一矣望諸公以公心酌人言以實心集公事而毋師其成心僕敢不虛己以聽乎

與程若韓書

來示欲於誌有所增此未達於文之義法也昔王介甫

誌錢公輔母以公輔登甲科爲不足道況瑣瑣者乎此文乃用歐公法若參以退之介甫法偷可損三之一假而周秦人爲之則存者十二三耳此中出入離合足下當能辨之足下嘗謂歐公文試思所熟者王武恭杜祁公諸誌乎抑黃夢升張子野諸誌乎然則在文言文雖纖悉乎夫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如煎金錫麤礦去然後功德之崇不若情辭之動人心目也而況職事族姻之纖悉乎夫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如煎金錫麤礦去然後黑濁之氣竭而光潤生史記漢書長篇乃事之體本大非拔節而分寸之不遺也前文曾更削減所謂參用介甫法者以通體近北宋人不能更進於古今并附覽務以解其蔽必欲增之則置此而別求能者可也